

赵守值 文选集

小说卷



赵守值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赵守值，白族，中共党员，长期在大理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上个世纪 60 年代曾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曾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近 40 年来，在全国发表数百万字新闻作品，300 多万字文艺作品，不少作品在国内获奖，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散文选》南方卷，一些作品被介绍到国外；曾出版过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等多部。现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赵守值 文选集



赵守值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守值文选集. 小说卷 / 赵守值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22-11285-8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③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527号

责任编辑 范晓芬
装帧设计 左家琦 陈连全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赵守值文选集 (小说卷)
作 者	赵守值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mm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速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285-8
定 价	66.00元 (共3册)

坚守的行者

——《小说卷》序

左 了

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

我选择心绪最佳的时候，努力用不带偏见的目光，认真真来捧读赵守值先生的书稿，他文风未变，文字敦厚朴实，给我最为强烈的依旧还是他作品之中所一直坚守的浓郁的地域特性。

很多时候，美好的东西总是在指尖的缝隙中不经意地流失，岁月让很多期待就这样远了，淡了，薄了。赵守值先生带着情感的触角，带我们回到苍山洱海之间，寻找那个时代最初的色彩，寻找生命的痕迹，唯有洱海之上的那剪清月，圆了又缺，缺了又圆，一如既往，不为谁而更改半点容颜。

因为有了大理的地域特征，他厚实的笔触中体现出的真挚情感，朴实得令我感动。自古以来，人间万事，经历多少风云变幻，桑田沧海，许多曾经纯美的事物，都落满了尘埃，而几十年的坚守往往是一件最最困苦的事情。赵守值先生的小说写得轻松自如，我觉得很好看。不急不缓之中将故事带出，许多细节，看似不经意，却是他精心构思埋下的伏笔。

他小说集里的《春花》、《洱海一片淡蓝》、《相会在洱海》、《名城奇石》、《编草帽》……那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淡之若素。小说之中提到的那些小人物，仿佛是贯穿全文的一个暗示，

身负寓意的使命，却普通平常。

地域对人的眼睛有非常好的掠夺性，很多人不自觉地就会被掠夺了眼睛，掠夺了心灵。赵守值先生的文字，乃至他的生活都明显地带有大理的“地域”色彩。每次静下心来品读赵守值先生犹如生命画卷的文字，总会感觉他所坚守的长度与宽度。雄奇的苍山和碧蓝蓝的洱海，三塔，本主庙，依山傍海的白家寨，四洲三岛九曲长，十楼四阁起云端，雪山奇骥，思念，神秘的呼号声，戴艳娜，洱海一片淡蓝，走向深渊，海湾里的笑声，名城奇石，相会在洱海，金凤，登报以后，愣支书与女科技，防盗笼，编草帽……当过记者几十年的他，习惯了在生活里寻找感动，那些精彩的细节，把我从陌生的时光里唤回，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有这样丰富经历的他才能写出这样淳朴的故事来。

一些旧人，一些往事，一些日子，顷刻鲜活于他的笔尖。那些看到与看不到的真情挚感，总是在赵守值先生的小说里面沉浮，你不走近它，它也不走近你。与想象力相比，赵守值先生对地域性的坚守反而更为重要一些，它可以让一个作家更好地展现才华。

而作为一个大理本土成长起来的老作家，赵守值先生相信，坚守，是使生活变成艺术唯一可能的出路。

也许，坚守就是他天生的傲骨。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诗，记不全了，只依稀记得这么几行：

这么晚了
还要去什么地方呢
美丽的火车
孤独的行者
……
去吧
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坚固

道光明

.....

是呀！现在的时代不乏人云亦云者，我们缺少的正是坚守的独行之人。我目送坚守的行者踏上前行的列车，并送上我深深的祝福！

目 录

序	1
春 花	1
一	1
二	4
三	7
四	12
五	16
六	17
七	18
八	22
九	26
十	30
十一	33
十二	37
十三	40
十四	43
十五	46
十六	50
十七	55
十八	59
十九	62
二十	67

樱花寨的故事	72
雪山奇骥	77
思 念	80
神秘的呼号声	85
一	85
二	87
三	88
四	90
五	90
六	93
七	94
八	97
九	98
十	99
十一	101
十二	102
十三	103
十四	107
十五	108
十六	111
十七	112
十八	114
十九	114
二十	115
二十一	116
二十二	117
二十三	119
二十四	121

二十五	122
二十六	125
二十七	127
二十八	127
二十九	129
戴艳娜	132
一	132
二	135
三	147
四	151
五	155
六	158
七	159
洱海一片淡蓝	170
走向深渊	177
一	177
二	179
三	182
四	184
五	186
六	189
海湾里的笑声	193
名城奇石	204
相会在洱海	211
金 凤	220
登报以后	228
愣支书与女科技	234
防盗笼	250

编草帽	253
少女走进乐园	255
一	255
二	260
三	266
四	268
五	270
六	275
七	278
后 记	281

春 花

惨白的月牙倒死不活地挂在苍山顶上，凛冽的寒风从滚沸着的洱海面上呼啸而来，发出野兽般的怒吼。大队部门口的那棵古老的大青树，以及海岸边的那几棵斑痕累累的古柳，都在摇曳颤抖，互相击碰摩擦，不断发出萧瑟的呻吟。海浪喧叫着，从黑糊糊的远方，一排排向海岸边的山湾村猛扑，“哗啦啦！哗啦啦——”一个劲地呼喊，似乎要把这个临山靠海的死一般寂静的白家村寨撞碎、吞没。

山湾村像一只破船，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撕裂后抛弃在云贵高原西部的洱海边上。这个凄楚的村子，自从它在洱海边上诞生以来，上帝并没有给她带来过什么福音，而贫穷的魔影，却紧紧地尾随着她，撕扯着她，使她一直不能从惊恐和贫困的窘境中挣脱出来。这几天村里瘟神闹得很厉害，连村寨的保护神本主也弄得没有办法了。天一黑，穷得没有心思，没有精神欢乐的白家人，就用一根木杆把大门抵紧，将自己关在低矮的茅草房里，蹲在烟雾缭绕的火塘边抽闷草烟，或干脆钻进被窝里，早早进入梦乡，省得点灯熬油，破费钱财。近来，每当老天爷拉开黑幕以后，村里除听见偶尔一两声狗叫和洱海深处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叹息声之外，再也听不见其他声音。然而每当这个时候，海边的那几棵古柳旁，却经常出现一个暗影。白衣红褂在月色中显得有些朦胧，只有黑黑的长辫下盘着的那块花头巾



闪烁着一点点萤火虫般的光亮。身影飘忽，脚步踉跄。有时见她坐在柳树下突兀的礁崖上，把头深深地埋进两只手里轻轻地叹息，有时又见她用手托着下巴，凝神眺望着茫茫的洱海。啊！这难道是老一辈人讲过的，经常在洱海边上出现的那个勾人摄魄的幽灵吗？她这样在洱海边上已经转了好几晚上了。不，她是山湾大队的大队长春花。

她像梦游一样在海岸边的沙滩上慢慢地走着，身后留下一串隐隐可辨的脚印，“哗”的一声波浪冲来把脚印填平了。“嚓嚓……”脚印又出现了，“哗——”又被浪头填平了。透过月色，见她眼里闪着幽怨而愤恨的光。市委工作组已经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了，他们一进村就突如其来地叫她停职检查，她担任大队长一年多做错了什么，检查从何说起！如果说她主张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全村人除少数几个干部，家家户户都喜欢这么干？虽然前后只包产了那么一年多的时间，连全村最穷的阿登家也不是说今年吃饭问题基本可以解决了吗？如果说只有集体才是社会主义，已经集体二十多年了，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得过什么实惠？天天忆苦天天苦，时时思甜没有甜啊！而且全大队还欠下了国家供一家一户购买粮食五十多万元贷款！贫穷像座山压得这里的人们难以翻身。听说城里很多人都在玩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穿着上“悲革”

（一种像编辫子一样编成的极简单的草鞋），割卖山茅草，喝红泥巴水呢？她想不通。几天的支部大会，有人给她提了那么多的意见，她仿佛变成了一个害过严重麻疹病的人，全身到处都是缺点了。特别是支部书记阿旺，为什么老往自己身上栽赃糊屎呢？自己考虑他年纪大了，好多事情都尽量少给他添麻烦，哪怕自己累断了筋骨，苦断了腰杆也从未向他叫过苦，现在却成了抢班夺权的野心家。而且有人还说她和那个如今去省委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李江云有什么暧昧的关系……愤怒和耻辱

感吞噬着她的心灵，摧毁着她的理智。

啊，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这样难走，为大伙办点事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横祸？好心不得好报，出头槁子烂得快啊！凭自己所学的知识，强壮的身体和任劳任怨支持自己的母亲，即使再穷也不会愁一碗饭吃，何苦钻进这个大刺蓬，一身上下都被挂着、刺着，扯不开，钻不出！为什么全村就数我倒霉？她陷身缱绻，满腔孤愤忧怨，真想大叫三声，喝退这一层层呼呼扑来的黑浪，撕破这铁板一样的夜幕，出出心里的这口怨气和闷气。

明天，他们要她在全村大会上作第一次交待检查，这检查从哪里说起？她望着海西那边剪影般的苍山玉局峰上那朵在狂风中忽隐忽现的望夫云，那是阿凤公主把愤怒聚积在心底，呼号出这无边的风景，想从海底吹出情人，投入他的怀抱，得到他的温暖和慰藉。然而我呢？他在哪里？他带着一个基建队去西双版纳承包建筑工程已经半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不，他就是现在回来，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哗——哗——”一排排波浪旋着水花汹涌而来，好像在告诉她，不行，你要战胜困难，就得振作起来，像我一样把愤怒聚集成风暴，吹它个翻江倒海。

“春花！”一声轻轻的呼唤把她吓了一跳。

春花稍一镇定才听出是正月嫂的声音，便急忙折转身子：“阿固（即阿嬢），深更半夜你来海边搞哪样？”

“你呢？”

“我——”

“春花，我知道这几天，有人在你身上撒烂药，下绊子，你心里不好受。一到晚上，我都在注意着你，怕你想不通啊！”

“阿固，我还年轻，思想也不至于那么狭隘窄。反正这几天也睡不着，与其在黑屋子里背床板、数房梁，不如到海边上透透风，还感到清爽一点。”



“唉！春花，你就不听阿固的话，那年州里的什么宾馆来招工，说明要高中毕业、模样好、思想好的白族姑娘，村里标致的姑娘中，就你一个高中生，这明明是在点名要你呀！我劝说的话说了三大船，可你硬不去，还夸什么大话，要扎根农村，建设家乡。那时出去了。现在你就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一年吃十二季，旱涝保收，还拿奖金补贴，多舒服，何必在这穷窝里受这份罪呢？”

正月嫂的话，勾起了她深深的回忆，短短几年的事情，如烟如雾在眼前飘散聚合，思绪云涌，联想蜂聚，挽作一团，搅成一堆，驱不散，扯不断。

二

这是一个美丽而又迷人的秋日，一个苍山洱海之间小阳春的日子。一丝丝微风从海面上柔柔飞来，点点白帆随风飘荡，身后留下一条银光闪烁的白练。一片片又白又亮的云，在古雪斑驳的苍山交织成色彩的帷幕，如浪如烟。巍峨的三塔，在观音峰下亭亭玉立，像三支巨大的玉笔伸向蓝天。苍洱之间的万亩田畴，一片金黄，一片油黑，一片淡紫，五色灿然。时起时伏的白族调和叮叮咚咚的牛铃声，时而从田野深处传来，好一幅金秋美景啊！

一个十八九岁的白族姑娘，身背着小小的行李卷，手拎一个网袋，网袋里的洗脸盆内装满了横七竖八的书本，红扑扑的圆脸滚下两行珍珠般的汗水，长长的睫毛直入鬓角，那对大大的乌溜溜的眼睛，闪烁出一种自信迷人的光彩。她迈着轻快的步伐，顺着田间的大路来到海边，用手臂揩了把脸上的汗水后，向四处眺望，见海边没有一丝船影，心里有些着急。

“春花！”正当姑娘十分焦灼和失望的时候，耳朵里突然

传来一声亲切的呼叫：“咯是要回家了，快上船来吧！”

春花急忙望去，见一张捞螺蛳的小船从柳林深处缓缓荡出，这不是正月嫂的船么，她惊喜万分：“阿固，碰上你们太好了，我还以为没有船了呢！”春花欣喜跑了过去，把身上的东西递给了正月嫂。

“听说我们村第一个女秀才毕业回家，我能不等吗？”正月嫂接过春花递来的行李卷微笑着，“哟，不知不觉就长成那么漂亮的大姑娘啰！”

“阿固，看你说的！”春花不好意思地瞟了正月嫂一眼：“把竹篙给我。”

春花接过竹篙，轻轻往船尾一点，船便离开海岸丈余，正月嫂正要把船划过来接她，却见她把竹篙往水里一插，然后一使劲，双脚一缩，便来个撑杆鱼跃，像只小燕子轻轻地落在船尾上。

“哟，你还会玩这一套？”正月嫂惊喜地望着她。

“从小就喝洱海水长大，连这点都忘了还行吗？”春花说着将竹篙斜插在船舷上，和正月嫂一齐荡桨，船向箭一样朝碧蓝蓝的海心射去。海上无风，水平如镜，四周的青山翠绿欲滴，把偌大的洱海也染绿了。有几只海鸥在不远处飞翔，时而扎入水中，叼着一尾晶亮亮的鱼浮出水面。春花眺望着这不知让她激动过多少次的湖光山色，轻轻地哼起了一首古老的民歌：

春风常吹度下关，
推开金花朵朵香，
苍山雪映洱海月，
大理好风光。
四洲三岛九曲长，
十楼四阁起云端，
白帆朵朵镜里过，



玉带绕山冈。

.....

春花正在沉湎于委婉动人的歌韵之中，忽然手中的桨“嘎”的一声不知碰到了什么东西，把她从甜甜的回味中惊醒过来，慌忙起身一看，原来桨触着地面，船已经靠岸了。她急忙跳上岸，将缆绳拴在一棵古柳上，深情地抬头望了一眼雄奇的苍山和碧蓝蓝的洱海，在心底深深地赞叹着：“啊，我可爱的故乡！”不料一转回身来，看见生她养她的这个山湾村，一阵痛楚袭上了心头。

山湾是个依山傍海的古老的白村寨。玉案山就像一条老黄牛横卧在洱海边，山湾就坐落在那牛肋巴和牛肚皮相连接的地方，疏疏落落的茅草房，高高低低地分布在一个小海湾边的斜坡上。村子里除了原来的本主庙，如今的大队部门口那棵孤独的大青树和海湾边的那几棵古柳以外，没有一丝绿影。一眼望去，红的山，红的路，红的墙，红的人（因为他们穿的衣裳几乎都被赤土染成了红色）。特别是村子背后的山坡上，不知何年何月就开垦出来的东一块，西一块山地，红得更惹眼，就像老牛身上带血的伤疤。听老人说过，原来山坡上还是绿树成荫，果园连片的，但大跃进，大战钢铁，大办伙食团，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些毫无反抗力的绿色家族惨遭屠杀。只剩地皮子没有刮，因为雨水一下地，不需要特殊的给养，山坡上这儿那儿长出一片片茅草，秋冬两季，山湾人靠割这些茅草到海西去换回几斤少得可怜的麦麸来填肚子。

从爷爷的爷爷起，山湾的男女老幼很少穿布鞋，他们说穿上布鞋脚就烧疼，大家习惯穿上悲革，这是一种像辫子一样编成的极简单粗糙的草鞋。这里的人无论上山还是进城，身上总带一把山茅草，只要上悲革一烂，脚一抬甩丢掉以后，就用山茅草很快编出一双上悲革穿上。因为这个原因，村里人脚指